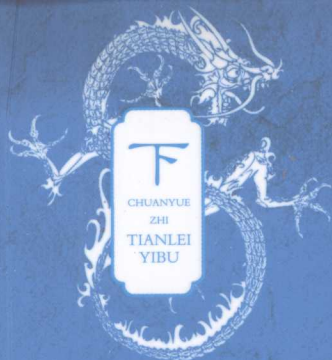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蜀客◎著

穿越之

天雷一部

一个男人只能有江湖，再有什么都是牵绊，都是多余——萧白

面对千般万般好的萧白，一个男人只有她，也只能有她，便已足够——上官秋月

无良的穿越集团这么写，我也只能这么穿



花蔻子系列
这里有最搞笑最轻松
最具活力的爱情故事

14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爱情 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蜀客

没有宫廷的穿越，没有无疆大虐的快乐穿越！

HOT 赠晋江原创网包月卡 千万好文等你阅读

穿越之
天雷一部
(下)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蜀客◎著



第一章 · 百年兄弟情义•001

第二章 · 羚羊与百虫劫•021

第三章 · 莫道儿女情长•037

第四章 · 不幸遇上如花•056

第五章 · 师兄师弟之间•071

第六章 · 咱也能当侦探•087

第七章 · 三日醉合欢散•104

第八章 · 经典疗伤办法•120

第九章 · 东郭先生和狼•136

第十章 · 拐盟主看果园•155

07 contents

目录



第十一章 · 悬崖下的高人•170

第十二章 · 月光下的杀手•186

第十三章 · 另外一个小白•200

第十四章 · 与哥哥的交易•216

第十五章 · 需要面对选择•232

第十六章 · 还是难以了断•251

第十七章 · 最后一次选择•272

第十八章 · 尾声•292

百年兄弟情义

第一章

整个房间除了自己的呼吸声，再听不到任何动静，宽大的床十分冷硬，躺了半日仍感觉不到半点温度，千月洞所处地势本就很高，气候偏于寒冷，加上雷蕾又是一动不动躺着装死，此刻她只觉得手足都快僵了，空空的胃里直冒酸水。

不敢睁眼，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尽管她已经在心里试演过许多次见面场景。

被劫持的事，“小白”还不知道吧？

上官秋月果然拥有挑战极限的精神，这一路上连吃饭也省了，抱着她整整飘了一天一夜回到千月洞，中途极少停歇。惊叹此人体力与变态程度的同时，雷蕾被折磨得实在难以忍受，好几次都想叫他点了自己昏睡穴算了，直到后来被此人轻轻放到床上才松了口气，哪想到这位美人自己浑身冰冷不说，连睡的床也是冰冷的。

雷蕾有苦说不出，侧耳听了许久，估摸着上官秋月已离开，于是偷偷将眼睛睁开一道缝，见那高大颀长的身影正背对着自己立于床前，急忙又闭上。

须臾，有脚步声响起。

“尊主。”

“放着吧。”

饭菜的香味阵阵飘来，钻入鼻孔，引人垂涎，雷蕾不由自主吞了吞口水，越

发觉得饿了，却又不好出声，只得暗暗叫苦。

侍女脚步声消失。

“还想睡到几时？”语气温柔。

雷蕾吃吓，屏住呼吸。

“再装睡，就挖一只眼睛。”风轻云淡，他甚至带着笑意。

他早看出来了！雷蕾抖了抖，知道此人说得出做得出，慌乱之下睁开眼，虚伪地冲着他笑道：“哥。”

上官秋月愣了愣，又笑起来，表扬道：“真听话。”

雷蕾冒出鸡皮疙瘩，不用这么客气，要挖眼睛，能不听话吗？

上官秋月朝她伸出漂亮的左手，“饿了没有，快起来用饭。”

想是已至夜晚，房间每个角落都燃烧着巨大的蜡烛，烛光中那张脸俊美非凡，笑容虽很亲切温暖，可那如雪的白衣却格外透出一种清冷的味道，举止从容而略显随意，目光恬然而近乎冷漠，看上去如同天上神仙。

饿了一整天还能保持这样的风度，妖孽啊妖孽！雷蕾腹诽，美男一脸宠溺要拉自己起床，若是往常绝对会感动，但如今知道了真实身份，哪里还敢去碰那只手，忙翻身坐起：“我自己……”话没说完就感觉腰间一麻，力气全失，整个人又重新跌了回去，脑袋重重磕在瓷枕上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上官秋月不紧不慢坐到床边，小心地扶起她，责备道：“你看，还是要哥哥抱你起来。”

变态！雷蕾敢怒不敢言。

上官秋月抱着她问：“有没有轻薄萧白？”

雷蕾意外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真的？”上官秋月眨眨妩媚的眼睛，微笑道，“咱们千月洞的规矩，说谎是要被做成人偶的。”

不说谎的话，就是轻薄了，那不一样要被做成人偶吗！这人根本不喜欢花小蕾，还真会吃醋不成？看你演戏到什么时候！雷蕾不准备改变答案，垂下眼帘，抵赖道：“真的没有。”

上官秋月想起来，“对了，你还没见过人偶。”示意她看左边角落，“那就是。”

雷蕾这才留意到，这房间里除了自己和上官秋月，竟然还有两名美丽女子，



皆是碧玉年华，身上轻纱垂地，姿态优美。

热血直冲脑门，雷蕾满面通红，迅速从上官秋月怀中跳起来，也没留意到自己几时能动的。

上官秋月起身，自然而然拉着她的手，缓步走过去，问道：“我做的人偶好不好看？”

精美的烛台，比手臂略粗的、一米多高的大蜡烛旁，一名女子手持小银剪刀，下巴微抬，似乎正准备剪烛花，然而纤纤玉手刚举到一半，就仿佛被人施了定身法，半日不见接下来的动作；另一名女子则优雅地站在门旁，双手捧着个托盘，托盘上放着一碟红红的新鲜的樱桃。

两名女子似乎并未发觉有人靠近，保持着固定的姿势。

面容栩栩如生，绝对不是假的！发现二人眼神空洞，雷蕾惊得后退，无奈被那只冰冷的手紧紧拉着，挣脱不了。

“别怕。”上官秋月看出她的恐惧，一边安慰，一边从碟子里拈起颗樱桃喂到捧托盘的女子的唇边，“你看，她们还可以吃东西。”

女子果然张口，机械地吃了樱桃。

雷蕾寒毛直竖：“她们……动不了？”

“人偶当然不能动了。”上官秋月思索片刻，又道，“要动也简单，把她们的手脚都扭断，应该就可以了。”

若非胃里本就空空，雷蕾肯定会吐出来。

“原本她们还能说话的，但总是又哭又叫，我就把她们毒哑了。”上官秋月端详他的作品，觉得不太满意，“可惜不能摆放太久，会变得难看，过几天丢出去算了。”

丢出去，大哥你太有创意了！这可是活人，不是人体模特！虽然知道他是有意吓唬自己，雷蕾还是冒出了冷汗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，抱着他低声下气：“哥……”

“轻薄萧白了？”

“就……一点。”

“那也不行。”上官秋月捏住她的下巴，迫使她仰脸看着自己，为难，“怎么办，你也被做成人偶，就没人陪哥哥了。”

他明明不喜欢花小蕾的，怎么还当真了？雷蕾吓得颤声：“哥，大……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我保证，今后再不这样了！”

上官秋月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“我只轻薄你，真的……”雷蕾一颗心都差点蹦出来，情急之下做圣母状，“我还要为你偷凤鸣刀心法啊！”

经她提醒，上官秋月果然犹豫道：“真的？”

总算找到合适的理由，雷蕾不是君子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真的。”

上官秋月松开她的下巴：“好。”

不愧是有野心的人，怎会为这种小事误了大事，到底老娘还是有利用价值的，雷蕾松了口气，看看两名女子，心生怜悯：“她们……”

上官秋月含笑说：“她们伺候得不好，还是你最好。”

雷蕾还没反应过来，“哧”的一声，胸前的衣襟已被撕开，玉乳顿时暴露在空气中，那朵小小花蕾胎记分外醒目。

雷蕾下意识抱胸退开，又羞又怒叫道：“上官秋月！”

上官秋月倒没再继续行动，纠正道：“是哥哥。”

屁个哥哥，想吃豆腐是真的！雷蕾怒目道：“哥哥就能看我这儿？”

“自己哥哥，怕什么？”上官秋月面色不改，摇头说，“以前你的胆子可没这么小，如今变得连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，若非见到这胎记，我还以为真换了个人。”

他在怀疑？雷蕾心中一紧，忙展颜撒娇：“我不记得了嘛。”见此人对自已并无兴趣，她也就不那么紧张了，转身整理衣裳，心想还是快点离开这地方为妙，于是问，“好好的，你带我回来做什么？”

上官秋月柔声回答：“接你回来住几天，好久不见，哥哥想你了。”

肉麻！雷蕾差点被雷焦，大哥你的演技比老娘还好！

上官秋月走近说：“你不是救过傅夫人吗？”

雷蕾都快把这事忘记了，此刻见他突然提起，未免摸不着头脑，忙退了一步，赔笑道：“你还为这个生气啊，那我下次再也不救她了。”

上官秋月笑：“怎会生气，你做得好。”

雷蕾愣。

上官秋月温和地说：“何太平还在，就不会让傅楼死在白道手上，只是傅楼

难得带那位夫人出谷，也算一个除去他的大好机会，白道很多门派都与传奇谷有仇，那时他们正好聚集在夜谭城，我不过引傅楼过去碰碰，试一试运气罢了，能打起来最好，不能就算了。”

看看你这人品！雷蕾鄙视之余灵机一动，正色：“哥，你得快点送我回去。”只要想办法回到“小白”身边，一切都好办了。

上官秋月看着她。

雷蕾振振有词道：“我还要替你偷心法，这样无缘无故就失踪，小白会起疑的。”

“他早就起疑了，那又如何？”上官秋月微笑，一字字的，“我不想要一本假心法，花小蕾。”

假心法！花小蕾！如闻晴空霹雳，雷蕾倒退好几步，惊恐地望着他。

上官秋月微侧了脸，“夜谭城有人见鬼，萧白怎会猜不出来，既然知道了，却并未追究你，想是你已经都招了，你说，我还能相信你会拿到真的心法？”

雷蕾手足发冷。

上官秋月板起脸，缓步逼近，“说你胆小，却还敢骗我。”

江湖上的事，千月洞岂有打听不到的！此人脾气捉摸不定，喜怒无常，雷蕾是真的害怕，一直退到床边，才紧紧抓住身后的架子，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，“那又怎么样，你不也在骗我？”

暖若春阳的目光又回来了，上官秋月伸手抚摩她的脸，“待取得心法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，你当初不是答应过吗？”

雷蕾躲开，鄙视地说：“你是这么骗花小蕾的？”

上官秋月目光一闪。

“我不记得以前的事，但我只要知道自己是誰就够了。”雷蕾盯着他，“什么上官春花都是编出来的，我把上官秋月当成最亲的人，可他却只是在利用我。”

最亲的人？上官秋月笑得温雅，“我正是想试试有个亲人是什么感觉，你若愿意，还可以再当下去。”

雷蕾冷冷地说：“感觉很好？”

上官秋月点头又摇头，眼神纯洁地说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更好。”

雷蕾忍不住了，“了个屁！你怎么知道我身上的胎记？”

上官秋月俯下脸说：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
气息吹在额上，雷蕾开始慌张，花小蕾啊花小蕾，你可千万不能和这变态美人有任何关系，老娘可不想收拾烂摊子……

“你连我们的事都忘了。”他叹息道。

伴随着一声惊叫，雷蕾被压倒在身后的大床上，床面冷而硬，身上的人实在太高大，也很重，让她半分也挣扎不了。

手撑在她两侧，上官秋月略抬起上半身，含笑看她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不只那胎记，你身上什么地方我不知道？”

雷蕾差点吐血，“我们……我们……”

“你不肯嫁去百胜山庄，那天晚上特地来找我。”上官秋月目光落在她颈间，无限的蛊惑，“就像现在这样……”冰凉的手滑上她的身体，游走，缓慢地，却像蛇一般灵巧。

像这样？雷蕾完全被这话震傻，连挣扎也忘了。

“想起来了？”手上动作越发放肆，不知不觉已探入她的衣裳。

再摸下去就是十八禁了，引得此人兽性大发，可不是玩的！雷蕾脸通红，抓住那手大吼：“你你给我滚起来！”

“还在生气？”上官秋月居然露出几分愧疚之色，好言安慰，“是我弄错了，不该打掉那个孩子，但只要我拿到心法，便能……”

孩子！花小蕾你也玩得太刺激了！雷蕾脸绿，结巴道：“我们真的……真的……”

上官秋月认真地看她。

雷蕾憋出一句：“孩子，那个……是你打掉的？”

上官秋月点头承认。

雷蕾热血上涌，想也不想就扬起巴掌扇过去，大骂：“虎毒不食子，你他妈的是不是人，玩弄女人就算了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下得去手，变态！”

上官秋月当然不会被打到，他握着她的手愣了片刻，大笑。

雷蕾顿觉不妙：“你……”

上官秋月收了笑，恢复温文尔雅的模样，责怪道：“谁叫你不听话，擅自诈死



跑了，所以我一不小心，就打掉了你嫂嫂的孩子。”

绝对是故意的！雷蕾差点背过气，尴尬又羞恼的骂：“变态！”

上官秋月摸摸她的鼻子，起身，恢复神仙般的风采，“有个妹妹实在太有趣了，我闲得慌，将来若不舍得放你走，可怎么办？”

雷蕾倏地坐起来，“你肯放我走？”

上官秋月道：“萧白喜欢你。”

雷蕾也不笨，“你想用我要挟他？”

上官秋月不否认。

猜不透他的真实想法，雷蕾暗骂卑鄙，故意打击他说：“你别打错了算盘，小白一心维护正义，以江湖大局为重，你以为他会为一个女人冒险？”

上官秋月点头赞同：“也对。”又细细打量她说，“若是这样，留着你就没用了，干脆这就做成人偶给他送回去。”

雷蕾噎了噎，挤出十分有骨气的话：“随便。”

上官秋月眨眼道：“跟萧白太久，人也变呆了，分明害怕得很，偏要装有骨气。”

雷蕾不理。

上官秋月寻思片刻，转身走到墙边，不知在什么地方一按，顿时墙面裂开，墙后现出一个小小的密室，顶多能容四五个人，密室里放着架小小的药橱，共三层，其上摆着无数瓶瓶罐罐，大小小小，素色的，彩绘的，都很精美考究。

雷蕾正在奇怪，上官秋月已经托着只大瓷瓶走回来了。

瓶塞拔出，芳香四溢。

这是什么？雷蕾兀自揣测，上官秋月已经点了她的穴道，拉过那只纤细的左手，倾瓶倒出少许液体，再扯过她的衣袖，蘸着液体仔细地往她小臂上涂抹。

液体无色，透明，略显黏稠，抹在肌肤上感觉很清凉，可雷蕾很快就发现不对劲，左手小臂的肌肉渐渐开始僵硬发冷，痉挛，到最后竟变得麻木了。

“喂！你要做什么！”大骇。

“做人偶。”

见他又要拉自己的右手，雷蕾慌了：“住手！小白一定会来的，你……你快住手！”嚷完整个人都委顿了下去，老娘是很想把风彩彩比过，念上两句“人生自古

谁无死”之类的话，再从容就义，可事到临头……实在不是做英雄的材料啊！

上官秋月道：“听话了？”

雷蕾点头如啄米。

上官秋月满意地解开她的穴，将瓷瓶封好放回去，墙面再次合上，恢复原状，全不留痕迹。

发现左手还是没知觉，雷蕾忙问：“解药呢？”

上官秋月“啊”了声：“没有解药。”

雷蕾想哭了，“我的手怎么办？”

上官秋月安慰道：“过两天就好了，这药要反复用上六七次才行。”

雷蕾松了口气，又咬牙。

上官秋月道：“饿了吧，先吃饭，我出去办点事。”

雷蕾嘲讽：“办什么亏心事！”

上官秋月像往常一样哄她：“先吃饭。”

雷蕾找回骨气，扬脖道：“不吃。”

“果真不吃？”

“不吃！”

“那就做成人偶，再叫银环素练喂你。”

雷蕾怒视他片刻，一声不吭走过去坐下，拿起筷子，好吧，我承认贪生怕死不光彩，可人偶真的太恐怖了！再说白道一没哺育老娘茁壮成长，二没给老娘什么好处，凭什么要它为它牺牲？何况吃饭和维护正义是两码事，我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去当人偶……

反正刚才已经贪生怕死了，也不多这一次。

先答应着稳住他，再想办法逃跑，好像也没什么错吧？

阿Q精神很有效，雷蕾很快感觉不那么惭愧了，开始惊奇——这位美人同样饿了一天一夜，还有精神去办事，真是体力无限。

惊讶之余她又沮丧。

这就是实力悬殊啊，所以人家能混上魔头制造人偶，咱却只能混成充当人偶的材料。



月华台，顾晚上前说道：“花小蕾失踪，听说那日有人亲眼见她去找傅夫人，萧白他们都怀疑是传奇谷下的手，目前正赶往宫山。”

上官秋月道：“很好。”

顾晚皱眉道：“但以萧白素日的行事，他应该不会为一个女人与传奇谷大动干戈，让我们平白得利。”

上官秋月点头道：“他知道轻重。”

顾晚不解地说：“尊主的意思，如何行动？”

上官秋月不答反问：“传奇谷那边怎么样？”

顾晚愣了下，恭谨地回答：“傅楼向来不将这些白道中人放在眼里，却也没否认此事，如今他已亲自送夫人回谷了。”

上官秋月转脸说：“他倒沉得住气，可惜人一旦有了弱点，也就变得寻常了。”

顾晚道：“那我们现在……”

上官秋月笑道：“何须我们费神，不出一个月，何太平他们自会知道花小蕾的下落，否则那些安放在这里的人又有什么用？”

不知不觉间半个多月就过去了，时值初夏，千月洞一带却才开始感受到春日的气息，悬崖上绿意重重，小院子里的墙角难得有棵小桃树，野生的，枝干极瘦，此时桃花始绽，由于气候的关系，已经比别处开得晚了许多，娇嫩的花瓣显得有点苍白，孱弱无比，每一朵仿佛都开得极其小心，风来，落英缤纷。

雷蕾顶着满头花瓣，愁眉苦脸。

自那日之后，上官秋月再也没来看过她，甚至连派来监视她的人也没有，每日的衣食都由月仆专程负责，行动相当自由，活动空间还很大。米虫的日子固然不错，可四处游荡的同时，她也对千月洞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，这里的防守看似松懈，实际上却严密无比，而且那些月仆星仆见到她都很客气，每天送饭来的月仆也不同，很难沟通，几乎杜绝了她逃跑需要的所有条件。

必须赶在“小白”到来之前逃走！眼见日子一天天流逝，雷蕾越来越烦躁。

“小主，用饭了。”身后月仆恭敬的声音。

关于称呼问题，雷蕾原本坚决纠正，无奈今天纠正过了，明天来的人照样这

么叫，体会到对十几个人重复同一段话的痛苦，她干脆懒得再反对，如今听到只觉得无聊，加上被圈养的不满，未免情绪恶劣，“放着不就行了？问什么问！”

此女态度不好，月仆忙小心地问：“小主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尽管吩咐。”

雷蕾控制住心头的火气，懒洋洋地说顺口溜：“不满意！什么都不满意！你们这地方怎么这么无聊，上官秋月呢？叫他来陪我！”

月仆惊骇，千月洞上上下下都恨不得尊主永远不露面才好，你一个人质居然敢叫他陪，就不怕丢了什么器官？

见她不语，雷蕾转脸：“怎么……”顿住。

千月洞的月仆通常身材容貌都很好，不过这个有点特别，薄薄的白纱遮住了她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只眼睛。清澈又明亮的眼睛。眼角妩媚地翘着，在与雷蕾目光相触的刹那，眼帘立即垂下，十分生动可怜，光凭这点，雷蕾就能断定这个月仆长得很美，可不知怎的她总感觉有些古怪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“属下叶颜，方才替小主送饭的叶容出了点事，我就顺便送来了。”她友好地答着。

千月洞共分九部，星主顾晚手下六位星官，掌握六部星仆，下面还设有低级统领，而另外三部月仆则由上官秋月亲自掌管，分别设有三位统领。

一部月仆的统领，正是叫叶颜。

雷蕾倒也听说过这名字，但记忆中确实没有关于她的任何实际印象，未免不解，随口问：“上官秋月呢？”

提到这名字，叶颜身体微微一僵，露在外面的那只手也因为紧张而颤了下，规矩地回答：“尊主前日出去办事，今儿早上才回来。”

发现那只眼睛里的恐惧之色，雷蕾更加奇怪，看着她面上的白纱：“你的脸……”

叶颜低声答道：“不便示人，还望小主不要见怪。”

熟悉的感觉猛地膨胀，雷蕾终于记起了她是谁：“是你！”

去年的八月十五，中秋的月华台上，她为了请罪，主动折断自己的一只手，可上官秋月却嫌不够，还摘去了她的一只眼睛。

雷蕾惊骇地望着她，那薄薄的白纱下，一定少了只眼睛！漂亮动人的眼睛！



叶颜疑惑道：“小主？”

第一次见到上官秋月的场景，至今仍记忆犹新，想到自己差点被做成木偶，雷蕾顿时起了同病相怜之心，意识到失态，忙伸手拉她坐下，关切地问：“你的手好了吗？”

叶颜这才记起来，“已痊愈，多谢小主。”

雷蕾欲试探她，愤愤地说：“上官秋月经常那样对你们？”

叶颜摇头道：“是属下不慎，放走了一个东山派的卧底。”

雷蕾扬眉，“你故意的？”

叶颜看了她一眼，“属下不敢。”

雷蕾“啊”了声：“就算是小白何太平他们来了，要走出千月洞也没那么容易，你不慎让那人逃了，他又怎么能过这些关卡？除非……”之后迅速抓过她腰间的一件东西，“一部月仆的统领叶颜，才有能力用令牌护送他逃出去。”不待叶颜反驳，她又笑道，“别说是他偷了你的令牌，难道他逃出去了还叫人专程替你送回来？千月洞统领的令牌能这么轻易交给别人？”

叶颜果然不语。

这明显是背叛，上官秋月那个变态还能留你一命，真是运气好，雷蕾替她庆幸道：“事情严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后果，还敢做这种事？”

此事在千月洞早已传开，叶颜据实相告：“六年前属下与小妹落难时，那位老人家曾施援手，后来尊主救了属下，带回千月洞，我姐妹二人才有今日。”

事情虽与想象的略有出入，但叶颜的表现离自己的期望倒更近了一步，至少表明她是个比较善良的人，雷蕾暗喜，面上不动声色：“上官秋月救了你，你很感激？”

叶颜道：“没有尊主，便没有今日的属下，属下擅做主张置尊主的大事不顾，有负他的厚望，本就该重罚。”

雷蕾冷笑道：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报恩有什么错的，你以为他救人是好心？你身为一部月仆统领，成天还不是活得心惊胆战，到底在怕什么？”

叶颜沉默片刻，一笑，“小主言重了。”

雷蕾叹了口气：“你看我像什么小主，不过是被他利用，再抓来做人质威胁小白。”说到这里她迅速瞟了叶颜一眼，有意别过脸，“到时候小白若不答应他的

条件，我就要被做成人偶，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”

叶颜果然吓到，“人偶？”

雷蕾淡淡道：“你忘了你的眼睛，难道他还做不出来？”

叶颜白了脸，倏地起身：“没有尊主，属下早已不在世上。”

雷蕾笑道：“你别急，我不会求你救我出去，就是说说而已，我在千月洞这么久怎么都没见过你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叶颜迟疑了一下：“七月小院。”

九部统领，住的小院都是按月份命名，一直排到九月，雷蕾记下，“没事我会来找你说话，可惜不能太多，否则叫上官秋月知道又要怪你了。”

叶颜轻轻吐出口气道：“多谢。”

雷蕾拍拍手，站起身，“行了，你快回去吧。”

叶颜点头，走了两步忽然又站住，望望四周，轻声说：“千月洞也有他们的卧底，你留心。”

对呀，上官秋月既然在江湖上有那么多眼线，何太平怎么可能没在千月洞放卧底？雷蕾豁然，欣喜若狂道：“知道了，谢谢你！”

叶颜道：“我尽量帮你。”

这句话原本正中雷蕾下怀，说了这么多，等的无非就是这句话，但此刻真的听到，她反倒不忍心了，叫上官秋月知道，肯定不会还是挖眼睛那么简单，“不用，你还是别插手，我自己会有办法找到的。”

叶颜也知道危险，不再说什么，自去了。

虽然逃走很难，但至少有了一分可能，现在的重点是寻找组织！雷蕾心情好起来，摇摇面前一枝桃花，闭上眼用力嗅了嗅，竟有一股馨香味钻入鼻孔。

冷冷的，不是桃花的香味。

雷蕾忙睁眼。

“怎么，我的部下给了你什么好主意？”上官秋月手拈花枝，微笑，宛若桃花仙。

桃花飞落，雪衣美男静立，刹那间小院里春光灿烂。

雷蕾难得没被美色迷惑，反倒心惊不已，这个变态，早不来迟不来，偏偏这



关头跑来了，刚才的谈话他究竟听到了没有？想到这儿，她连忙退开两步，若无其事地讽刺道：“当然，你这些部下一个个都热心得很，真给我出了不少好主意。”

上官秋月看看院门，“她还有一只眼睛。”

赤裸裸的威胁！雷蕾堵得慌，“放心，你的部下对你忠心得很，我一没救过她，二没钱财贿赂，就算想策反，她也不一定有胆子。”

“那倒未必。”上官秋月亲切地出主意，“叶颜是个蠢丫头，总想讲些道义，只要你用对了法子，说不定她还真愿意用另一只眼睛帮你。”

此人根本就是不以变态为耻，反以变态为荣，见识过他揣摩人心的本事，雷蕾知道言多必失，干脆闭了嘴不说话，只闷闷地哼了声。

上官秋月笑道：“忘了我妹妹是好人呢！”

雷蕾恼怒：“我叫雷蕾！”

上官秋月不理睬，看了眼饭菜，“都凉了，还不快些吃。”

雷蕾道：“不想吃！”

上官秋月好脾气地说：“哥哥喂你。”

雷蕾哪里敢让他喂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不吃就把我做成人偶，你直说好了！”

上官秋月瞅瞅她，“不做人偶了。”

又想出了什么新发明？高深莫测的目光让雷蕾寒毛直竖，她不想被此人拿去搞试验，忙放软语气解释道：“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最近实在太无聊了，院子里经常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吃了睡睡了吃，所以消化不良。”

上官秋月表示理解，眼波纯洁道：“哥哥陪你。”

雷蕾展颜：“好哥哥。”

上官秋月果然愣住。

咱们比比谁更雷！雷蕾抱着他的手臂摇啊摇，娇声诉苦：“哥，千月洞景色太差，连根草都没有，一点也不好玩，你带我出去玩好不好？”

上官秋月看了她半晌，笑起来：“你想去哪里？”

雷蕾随口：“下山走走。”

“下山？”上官秋月摇头，“不急，萧白很快就会来救你出去。”

雷蕾也被自己恶心到，放开他，“你武功这么高，还怕我跑了不成？”